

周涛

新
百花融文書系 当代卷
周涛散文选集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

百花散文系

周涛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涛散文选集 / 周涛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9

(新百花散文书系·当代卷)

ISBN 978 - 7 - 5306 - 5918 - 2

I. ①周…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328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177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自序

写作是一件寂寞的事业。如果能称为“事业”的话,那也是各种事业当中比较寂寞的行当。写作是个体的,独立的,它没法子找人帮忙,也依靠不上任何团队的力量,只能靠自己。默默地,一个字一个字去完成,像个砌砖工。没有极强的心力,哪怕是虚幻的心力的驱使,任何一种重要的写作的完成都是难以想象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写作者投身此行呢?我以为,是自由,心灵的自由,创作的自由,迷住了他们。哪里还有比这更自由自在自主的事呢?一沓稿纸,一支笔,可以天马行空,也可以夸父追日;可以歌哭笑泪,也可以穿越时空;可以风花雪月行云流水,也可以打碎了泥团重新捏弄一个世界……所以说,文学固然寂寞,但是自由拯救了她,自由给了她生命,给了她无穷的魅力,给了她永不衰竭的力量!

尽管如此,文学仍然是寂寞的。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明星光彩照人的容貌,没有官员前呼后拥的气势,也没有人家巨商一掷千金的豪阔,这些也都罢了,最致命的寂寞不是这些表面的浮华,而是,听不到回声。你的心血,你的呼唤,你的美,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向远方,你看不到它在哪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它们发表了,出版了,也就飞走了,不见了。你怎么能知道它落在谁的手上?又怎么能知道长在了谁的心里?你

怎么能知道它在另外一颗心灵里产生了多么大的能量？不知道，几乎不可能真正知道。轰动只是一种假象，评论大部分是些非常规范的客气话，真正感人的回声基本上是听不到的，而历史公正伟大的回声，是你生命的长度所不可能抵达的。

这就是文学。这就是文学的寂寞。从文者因而也就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殉道者。开始时，许多人是因文学表面的名利所诱惑，之后渐渐深入，便鄙弃了那点小名小利，逐步成长为信徒和殉道者。舍弃浮名，得大自在；享受寂寞，得大欢乐。格局渐大，出手必是雄文；器宇开阔，吞吐自呈虹霓。到了这番境界，文学的寂寞还成什么问题吗？真正的文化创造者理应不求回报！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这个境界，但是我理解了这个境界，并努力靠近。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鲍伯霞女士编选了这本选集，我希望这本书是一枚蒲公英，借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风力，把它送向远方的读者。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的手掌你们的心，就是它生根的土地。愿你们能接纳它，耐下心来读完它，那么，你们的感受，就是对它最高的评价。



周涛散文选集

当代卷

目录

- 001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 005 忧郁的巩乃斯河
- 011 伊犁秋天的札记
- 040 天似穹庐
- 046 阳光容器
- 049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 067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
- 070 二十四片犁铧
- 075 还是应该常去看望一下土地
- 079 干爽的高地
- 082 哈拉沙尔随笔
- 106 领略巫山
- 110 吉木萨尔纪事
- 138 看那个马车夫犯错误

141 天山的额顶与皱褶

145 童心丰子恺

146 我醉欲眠君且去

148 悲鸿之马

150 诗人闻一多先生

152 托翁

154 无端也说萧伯纳

156 怀斯曼是谁？

158 说“崇拜”

160 文运

162 巩乃斯的马

168 过河

171 谷仓顶上的羊

176 捉不住的鼯鼠

181 隔窗看雀

183 虫子，爬吧

187 猛禽

197 红嘴鸦及其结局

201 猛兽多是懒汉

202	北极熊
204	猫与女人
206	南极的绅士们
207	向犀牛致敬
209	藏獒不是宠物
211	虎威
213	小狗为什么这么可爱呢
215	斑马之美
217	猫头鹰
219	一生偏爱马文章
222	诗、马和草原民族
224	出新书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但是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而且过去生活在,并且还要永远生活在那里,在整体之中。

——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你的生活中周围没有伟人、高贵的人和有智慧的人怎么办?请不要变得麻木,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放弃向生活学习的机会。因为至少在你生活的周围还有树——特别是大树,它会教会你许多东西。一棵大树,那就是人的亲人和老师,而且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伟大、高贵和智慧。

更早发现这一点的,是托尔斯泰。他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有一段保尔康斯基公爵与老橡树的对话,就体现了树的生命对人的生命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再早些,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流露过这种意思,叫做“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证明,树的生命比人的生命更长久,从“阅世”的意义上看,人是比不过树的。所以,你若是到十三陵,看到周围静立在那里的松柏,尤其是看到那种虎卧龙盘的老柏,会不由得生出某种敬畏和感激——有什么办法,帝王们全都死了,它们却依然活着,默默地、居高临下地看着人间的兴衰更迭、生死荣辱。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历

史,它们就是帝王。

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哲学比一棵不朽的千年老树给人的启示和教益更多。同样是生命,树以静以不言而寿,它让自己根扎大地(根据地)并伸出枝叶去拥抱天空,尽得天地风云之气。相比之下,人愚蠢而又浅薄,人一生都在说话,声嘶力竭,奔走呼号。没有人肯静下来想一想,没有人想到向树学习点什么,在人的心目中,树是傻瓜。那么在树的心目中人是什么东西呢?不清楚。能够清楚的是,树的存在为人们贡献了自己的全部,从枝叶到花果根干,却也从未向人们索取过什么。许多家畜供人驱使食用,但同时也靠人喂养照料。树本来是用不着人养的,它在大自然中间活得好好的,姿态优美,出神入化。那些绝崖石缝中斜逸而出的美松树是靠人养活栽种的吗?谁敢到那种险处去呢?树甚至连恳求人们不要砍伐它的意思都不曾流露——那是锯子在尖叫而不是树在尖叫。

等到大树被伐倒了,人们看到了它的心——年轮,一圈一圈,岁月的波纹荡漾,生命的记忆永存。这时候,略有悟性和良知的人就全明白了:树绝不是麻木的,而恰恰是有灵有智的。它虽不语不行,心里面却比谁都清楚。它与山河大地、飞禽走兽、风云雨雪雷电雾的关系,比人更深入、更和谐。它是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大师。

它不靠捕杀谁、猎获谁而生存,但它活得最长久。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连草也不吃,连一只小虫子的肉也不吃,但它却能长得最高大、最粗壮、最漂亮。这才是奇迹呢,树不用吃饭。真正有生命活力的大树全都已经与天地风云融为一体了,它与山河共呼吸,取万物之精气,反过来又养育万物;得日月之灵华,结果又陪衬日月。若是说什么气功,树才是真懂气功的大师。

要说什么“天人合一”,人类不过从树那儿学了一点皮毛。

我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墨玉县见到过一棵八百年的梧桐树王,那样

干旱的沙漠边缘,它得有多么大的修行才能活过来呀?何况它不仅活着,而且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它像一个巨人一样健康地屹立着,襟怀博大,人和梯子在它脚下显得极其可笑。

它的王者风范不是靠什么前呼后拥的虚势造成的,它靠它的阅历、它的顽强生命力、它的光辉的生命形态,使人望之而生敬仰之心、爱慕之情,使人认识到伟大、高贵、智慧这些词语从人类头脑中产生时的本意。

我还见到过五百年高龄的无花果王,这件事我也在《和田行吟》一文中描述过。它占地数亩,落地的无花果使它周围散发着甜腻的腐败和幽深的清香,它的枝干如同无数巨蟒纠缠盘绕、四处爬伸。它达到了它这种植物的极致,造就成、编织成一座自己的宫殿。

但是树和人一样,同样有各式各样的苦难伴随,除了被砍伐之外,还有各种艰难。在天山南麓温暖干燥的农村,白杨是路边、渠旁、屋后、田畔常栽的树,它绿叶飒飒直耸高天。可是有一年冬天,南疆奇冷,这些适应了温暖干燥气候的白杨经历了打击。有些已经非常粗壮、高大的白杨被生生从中间冻出一条裂缝,裂缝一指宽,从树这边透过裂缝可以一眼看到那边的农田。

还有一年八月北疆下大雨,下着下着,变成了大雪。大雪里饱含水汽,落在仍然枝叶翠绿茂密的树上,雪积了很厚、很重的银冠。第二天阳光一照,十分奇丽壮观。但是不少树承受不了了,枝丫被压得劈开。银雪、绿叶之下,被劈折后露出的白生生的枝丫内质,望过去就像人的白骨被折断后的模样,一样的惊心动魄。树无声,可是你完全可以感同身受它骨折的疼痛。

一棵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但它要是都挺过去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它就会成为一棵大树。这样的大树会引起人们特殊的敬意。比如在哈密,就有一些幸存下来的百年老柳树。它

们的形态确实不同凡响,一看就知道,是有特殊生命力和特殊经历的树。它们身上都有编号挂牌,就像勋章一样,代表着特殊的荣誉。这些柳树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公柳”——左宗棠平阿古柏后沿途栽下的柳树。可是当年“遍栽杨柳三千里”,能活到今天的,已经只有这些了。

你细细端详这些巨大的柳树,会从它们每一棵树的神态雄姿上,找到左宗棠的神韵,一派大人物风范。我当时就颇觉疑惑,心想,难道树也会遗传栽树人的风貌吗?要是果然如此,那树就是通神通灵的生物了。

看来我们对它们了解得还远远不够。

1999年6月30日

忧郁的巩乃斯河

草原不管有多么辽阔和健康,它的河流,都是郁郁的,有一种无法说清的忧愁。

这条河的水面,还算宽阔,一石头扔过去,总到不了对岸。水也深沉,你亲眼见过有次摆渡还没挂好链子,一辆载重卡车就往上开,结果前轮上了摆渡,后轮下了河,不一会儿,整个车就看不见了。

这条河是有点怪。坦坦荡荡的大草原上,百米外就看不见它了;而站在河边,对岸十里纵深却一览无余。水是灰白色的,被两岸的荒草、芦苇和白杨林衬上了一层幽幽的淡绿,水流平缓而有漩涡,寂寞而又自视甚高。它从另一个国家流过来,像一支忧郁的古歌,静静地在巩乃斯大草原伏行、扭动,好像是一个同时爱上了两个人的美丽少女,满面忧伤,一肚子不可告人无法诉说的痛苦。只有到冬天,她才能硬下心肠,凝成大理石一般的宽敞冰面。

你已经来到这儿第十三天了,每天的任务就是摆渡过河的车马行人。岸上有个大绞盘,铁链子一直从河面伸到对岸,河里是一座由两条船拼起来的平板摆渡。对面一吆喝,噢,有人过河啰。哗啦啦,你就放铁链子,然后咯吱咯吱地摇,让船过来。铁链子的声音和绞盘的声音像它们浑身的铁锈一样陈旧、年代久远,听起来很容易联想到一位缺了门牙的、害

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哈萨克含混不清的话音。

那年月,草原上空空荡荡,有时候整整一上午也见不到一个人。你独坐岸边倒也清闲,反而想听听生锈的铁链和绞盘的声响。那声响本来浑浊沉重,但是平稳的河水在下面起了什么作用,仿佛洗去了那声音里的杂质,露出了它金属的质地。空旷寂静的河面上,那声响便显得好听起来,很是悠然,还带着回音,特别是早晨,有薄雾和水汽,这声响就更好听和神秘。

你就像连队派到这条河上的一个观察哨,每天在这条河上转来转去,摆渡反而像是捎带着干的。其实你不过是临时来换工的,摆渡老头会种瓜,连队请去帮忙,你就来替这老头。你喜欢干这件事,没人约束,悠悠逛逛。好不容易摆渡一趟,过河的人都笑嘻嘻地感谢,似乎是你干什么好事。那倒也是,你不像个干摆渡的,倒像个大学生。因为你本来就是大学生。你的连队就在离河不远的那几排土房子里,一百多号人,全是大学生——“史无前例”时期的倒霉鬼,男倒霉鬼和女倒霉鬼。

唯独你忙中偷闲,得了个没人监视的美差,来和这条河做伴。很快,你就发现这条河韵味无穷。

散漫着真好,百无聊赖着也真好。这么懒洋洋地、寂静地,你听着时间蛇一般地从草丛上爬走,浪费了的生命,鸟一样在树枝上停候了很久,忽然一蹬腿,飞了,一天的光阴就飞得无踪无影。真好,浪费有一种快感。把大把大把的被人们视为金子一样的东西浪费掉,就像挽不住的滔滔流水那样,任它散漫,任它拐弯儿,任它胡乱滔滔,把什么都割舍个干净,就真的无拘无束了。

一只白色水貂,银白的。

它从临河的一截槽树窟窿里露出了头,一对小而圆、圆而黑、黑而亮的小眼睛正望着你,滴里辘辘的,自行车轴里的滚珠一般,转来转去,然

后定住，直瞪瞪地盯着你，猜你的心思。

你纹丝不动，觉得应该变成一棵人形的树才好。不料，却打了个喷嚏。

它倏忽一闪，就从窟窿里钻出来，只一眨眼，就已经在一丈开外的原木堆旁，一动不动，盯着望你。你简直弄不懂它是怎么过去的，又是怎么停住的。

但是，它太美了。

它离你这么近，仿佛是想让你欣赏一下它暴露在空地上的全身，全身的银白，白得像一只纯银制成的假物，毛色柔和地诱惑着你的手，想摸一下。尾巴很长，身形也细长如黄鼠狼，大小却像一只老鼠。你想起来了，摆渡老头说过，水耗子。

耗子？耗子哪有这么精神、漂亮、高贵、优美？唉，你遗憾的是人们偏偏给那些罕见的优良物种连合适的名字也舍不得起，他们给这精灵的称谓竟是如此丑陋、难听，因为他们见惯了的是耗子。那种蠕动的黑糊糊的东西，当然也是生命，但实质上是对生命的亵渎，是造物主生产出的大量废品。而它是精灵，是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大自然的珍品，它不是水耗子，是水貂。它的头部，首先就不是老鼠那样的尖嘴贱相，而是有些略像狗头，银白的、勇猛而又机敏并且充满自信的头。眼睛也完全不像白鼠似的病态发红，而是黑亮有神。体形就更显得矫捷柔韧，猎豹一样。

这是一种缩小了体形的猛兽，可爱极了。

你试着朝前走了几步，想抓住它，养起来。可是你知道你抓不住它，它太灵活、太迅速，一眨眼就不见了。你不能不眨眼。这精灵就你眨眼的刹那，一闪，躲开你，远远地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露出银子一般优美的头。你要追急了它，它就往河岸的草丛里一钻，潜进水中，拖着一条水纹在宽厚的河流里游走，再不理你。

于是，巩乃斯河岸上的唯一一点可爱的生趣，被你赶走了。河流依然平静，忧伤地蜿蜒在土壁和高崖形成的深谷里。

黄昏时分，摆渡老汉的老伴从对岸的农场拾麦子回来了，满满实实的两麻袋。全是麦穗子头。

她一吆喝，你就哗啦啦，放铁链子；咯吱咯吱，往回摇。你不用问就知道，夏收的时候她故意不割干净，公家的地；完了往自己的麻袋里放，使劲拣，也不嫌腰弯得疼。她这辈子，饿怕啦。

再缓一会儿，摆渡老汉换工就转回来了。那老汉一张嘴就离不开个“尿”字，好像在他眼里，这全世界上除了尿就没剩下啥可值得说说的。你说，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啦？他顺嘴就给你个烂顺口溜。“我？唉，”他装出一脸的倒霉相说，“老咧老咧没板咧，鼻涕多咧松少咧，胡子长咧尿短咧。”

有一回中午，尿老汉（你心里这么叫他）的老婆煮苞米棒子请你吃，炊火在阳光下燃得美滋滋的，尿老汉盘上腿就打瞌睡，头一点一点地朝裤裆里栽。一侧棱，闪醒了。

你说，做啥美梦呢？哈喇子都淌得像跑松一样？

尿老汉微眯着老眼，说咱们还能做出个啥尿美梦？还不是老大和老二算了一会儿账么。这回没带尿字，不过老大是指脑袋，老二还是个尿。

尿老汉啊，你自己整个儿就活成个球了。你兴高采烈地把看见水貂的事儿给他讲了，你说，“水貂，银子一样的白水貂！”你又恢复了学生腔调，你一忘乎所以就露出这一套。尿老汉斜了你一眼，“水耗子么。”你说你想弄一只养起来，可是抓不住。尿老汉说，可不敢抓，它又不是个耗子，人家是个捕活肉的东西呢。谁敢抓，一口咬断你的指头尖尖呢。

他不帮你抓，可是你感到了满足。因为尿老汉承认它不是耗子，而且语气中透出了一些敬佩和珍惜。这和你认为它是精灵实质是一样的。

你感到了异常的充实。

这时,你猛然扭回头,朝河对岸白杨树隔着的驿道望过去。一片激烈杂乱的犬吠声和马蹄声正追逐着奔驰过来,在幽暗的黄昏闪动如影,有惊心动魄的战乱前的预兆。

你看过去,知道是你的顾客们过来了。真正的顾客,远古时代就存在的骁勇的顾客,正从远方的驿道上奔驰过来,他们将请求你,让他们渡河。

大约有五六匹马,驮着醉酒的人,被沿途所遇见的全体纠合起来的猛犬狂吠着追咬。醉汉们,已经在马背上前俯后仰,大声唱歌;并不时猛地探下身去,挥臂鞭打纠缠在马蹄前后的凶猛大头狗。一马鞭抡下去,空中便准定刺过一阵尖厉得似乎带着骂声的号叫,“噉——”,你觉得那狗差点儿就能骂出x你妈了。然后,一片马蹄声就变得更杂乱了,醉酒的人们隔河高叫,像一伙朴实的响马。狗们,追够了也就完成了任务,渐渐散去。

屎老汉说,这些个屎,又喝醉了。他说完就钻回他的木头屋子里去了,像见了另一种动物的动物那样,避开。

你觉得振奋,觉得感动。

你先是哗啦啦好一阵子,接着就咯吱咯吱。

醉酒的人,骑在马上从岸边上了摆渡。有的马小心翼翼,用鼻子嗅着前面试探,像近视眼一样谨慎地跨上木板;有的则昂起头嘶叫,屁股往后坐,不肯上船。醉酒的人一鞭子,那马一扬前腿,就蹦上去,马蹄上的铁掌在摆渡的木板上很响,很清脆,像一群穿了高跟皮鞋的漂亮女人,在甲板上焦急地走来走去。

你故意摇得很慢。那五六个骑在马上的醉酒者立马船板之上,移动的船体在河面上平稳滑动,载着这伙草原上的牧人,如一幅黄昏的油画,